

六臣註文選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

論五

廣絕交論一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所諸子西華兄弟筆流離不能自振主平舊交莫有收恤

西華冬月著葛屐練裙路逢峻峻咨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翰同善注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善曰

此假言也為是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饒薄莫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

卒贈益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設客主以相問以明為論之是非

主人曰客

奚此之問

善曰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向曰奚何也

客曰夫草

蟲鳴則阜螽終

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故

陳四事以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從之雕虎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雕謂虎文如雕畫

故網

因

縕於相感霧湧

雲蒸嬰鳴相召星流電激

善曰元氣相感霧湧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

言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代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辨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雷激良曰絪縕天地之氣也霧湧雲蒸以相應嚶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激言相應之速也

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

子悲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求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

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

知我也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為無知已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

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五臣本膠漆

志婉變轉力於墳簾秩移反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

簾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曹子建王仲宣

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樞鬱鬱酷烈淑郁楚辭

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

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交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

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變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壎

仲氏吹簾毛萇曰土曰壎竹曰簾銑曰琴瑟墳簾皆樂器其

聲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貌婉變相從好

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墳簾其芳如蘭茝其堅如膠漆謂

以茂盛之道相從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

而刻鐘鼎善曰聖賢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

墨子曰琢之盤盂銘於鐘鼎傳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

牒文祕說文曰牒記也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

孟玉謀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盂器也衡山有玉璧禹所刻文名玉謀古人有善事則銘鏤於其上以記之也

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

善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東子之墓謂從者曰野人聖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鐘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子若流波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者濟曰喻交無相知則絕也雅正引曲也餘同善注

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

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曠將空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家次脩墳種樹然

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陪
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
食晝即至寢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
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良曰陶陶和樂貌餘同善注

駱

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善曰

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
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霏霏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
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凡乎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
計侍中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
塗雖巧於歷數及心筭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趣也

而朱益州汨

骨

彛敘奧謨

訓捶

支

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嬾人靈於

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善曰言朋友之義備在典
設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

以為疑也尚書曰彛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
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
雅曰丁丁嬰嬰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穆屏親匠絕交游司馬
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李斯曰秦更名

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嬾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楊賦曰蒙竊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銑曰但亂尋常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鷂驚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嬾妃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敘越謾訓蒙客自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

主人听

謹

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微音未達燥

濕變響張羅沮

將

澤不觀鴻鴈雲飛

善曰言朋友之道隨時盛

衰醇則志叶斷金醕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觀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趣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激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若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數澤悲夫異物志曰沮有桑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曰菰沮與菰同

廣絕交論

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向曰所笑貌循弦曰徽澤有章
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
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
網草澤而不觀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
蓋聖人握金鏡

闡風烈龍驤虺屈從道汗鳥隆
善曰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驤之

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雖
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
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
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
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
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齊曰握持也金鏡喻明
道闡開驤騰也虺蟲名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
之如龍屈之如虺亦隨時隆殺也而況交道乎
日月聯璧

贊豐疊亡鬼切之弘致雲飛電作雷薄顯棣華

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

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眷而為言
善曰日月聯璧謂太
平也雲飛電傳謂衰

亂也王者設教從道行隆太平則明疊疊微妙之弘致道我則
顯棣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
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
於赤水謨神眷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
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
於蓍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
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
電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
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
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
玄珠乃使象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良曰日月聯璧謂太平時
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雷薄謂喪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
而至順也旨意也九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
理處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成韶樂之
美也玄珠喻道赤水水假名睿聖也言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
聖為言以成絕交論得矯時之理也

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

五臣本作

其愉樂恤其陵夷

善曰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共戚

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組綬類也織謂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彫零也言歡感同也

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

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詩鄭玄曰俞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古而一遇

謂不可逢也

逮叔世民訛狙

余

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

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

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

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敷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賊

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矣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焉龔集曰龔以毛羽之身戴

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向曰逮及也叔出謂末年也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颺起喻疾也毛

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險惡錐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

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

善曰毛詩

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諸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濟曰蚩蚩猶

擾擾也鳥驚雷駭言聲勢盛不如素交如水之淡也然則無則字利交同源派流

則異較

角

言其略有五術焉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

術法也

良曰原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若其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

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

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儀只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土木之功窮極枯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皇帝

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

輔斯職焉 翰曰董賢石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

當時鈞壓猶重也泛言

雕刻百工鑪捶

朱

萬物吐漱

興雲雨呼噏

吸

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

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皆在鑪捶之間賢類曰鑪

火所居也李嶺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

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
仿佛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聳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
任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銑曰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與雲
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漱呼吸
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聳聳謂懼燠灼威也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

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

善曰蔡伯喈

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期則告之
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吳都賦
曰高門鼎貴漢書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
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
如龍也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騖望影聽響
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也皆願
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

摩頂至踵墮

許惟切五臣作墮字

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

誓殉荆卿湛

沈

七族

五臣上作宗族字

是曰勢交其流一

也

善曰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隱肝膽李顯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隔鄒陽上書

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濟曰頂頭也

踵足也墮毀抽技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

妻子並言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

秦王也言此皆附吳主燕君之勢利而至於殺身覆族也

富

垆五臣本作將字陶白貧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

平原而聯騎居里閭

而鳴鍾

善曰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

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間三

致千金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銅鐵上爭王

者之利下錮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治鑄富埒卓氏

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漢書曰白圭周人

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襪訾至鉅萬

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

下揚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

武帝郭皇后弟況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況為金穴漢

書食貨志曰濁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應

劭漢書注曰里門曰閭良曰將等擅專也餘同善注則

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五臣本作子字

冀宵燭之末光邀

潤屋之微澤魚貫鳬躍馳省鱗萃分鴈鷺之稻

梁霑玉竿之餘瀝

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

國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之故常先掃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相語留之今臣棄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周易曰費以宮人寵無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潘岳京辭曰望歸瞥見鳬藻踊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飈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曾連子曰君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鸝止君園池啄君稻梁說文曰竿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時賜餘瀝輸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冀幸也甘茂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鳬水鳥也曾連子曰君鴈鷺有餘粟竿

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歸濯水者鱗茲言
多也求其養鴈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
銜恩遇進款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

流二也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墳思致款誠禮

詔曰其人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

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言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晉公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

水賄謂賄也陸大夫宴五臣本作讌字喜西都郭有道入倫東

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善曰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

中大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籍甚者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

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傳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謁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違不應林宗雖

善人倫小為危言數論東國洛陽也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讌喜謂酣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

大八八

也郭泰博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搢紳士子加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登仙矣羨願也

以頌先頤將頤六頤過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善曰解朝曰蔡澤頤頤折頤涕唾流沫西

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牽其位時莊子曰惠施其

馬以二爲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

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

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以爲寫神輸意則聊城之談碧雞之辯

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頤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票票碧雞

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方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爲倫歸

來翔方何事南荒也濟曰蔡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頤醜貌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爲三也言辯者以

此爲劇談也王褒爲碧雞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本作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

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善曰毛萇詩傳曰煥煥也郁與

廣絕交論